

明季南畧

卷三卷四



10478

明季南畧卷之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議立福藩

四月初三日庚申。時潞周藩泊淮上者。各以宮眷隨。獨福王子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飄泊。鳳陽總督馬士英陰使人導之。借淮撫路振飛舟南行。十四日辛未。有內官至南京。府部科道等官始知北京被陷。確信上殉社稷。大小驚惶。史可法張愼言等集高宏圖寓議所尊奉。時潞王福王並在淮上。姜曰廣屬意明季南畧卷之三

明季南畧卷之三

一

在福王史可法曰。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以主天下。遂巡而散。廿一日戊寅。時新主未定。人望皆在潞王高傑劉澤清移書路振飛問所奉。振飛云。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開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

南京文武大臣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宏基第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

各避賊舟次淮安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爲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爲三軍主請奉爲帝且責可法當主其議可法大器持不可廿二日己卯可法治兵於浦口廿六日癸未高宏圖姜曰廣李沾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捱次進見對勳臣慟哭素衣角帶羣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歛語極其温和言及迎立卽力辭言封疆大計惟仗衆先生主持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二

五月戊子朔辰刻福王自三山門登陸由城外至孝陵乘馬入西門享殿祭告以東門內御路也拜謁罷問懿文太子寢園遂詣瞻拜既畢從臣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時以潞王倫次稍疎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李沾奮袂厲聲曰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劉孔昭韓贊周亦力持之孔昭又面詈大器不得出言搖惑議遂定乃以福王告廟因先修武英殿是日卽具公啟迎王而可法督師江上猶未回四月廿七日甲申南京禮部司務齋百司公啟迎福

王于儀真王得啟卽行廿八日乙酉徐宏基等迎王于浦口廿九日丙戌午刻王舟泊燕子磯三十日丁亥南京諸臣見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子影空囊從行田成諸人布袍葛履不勝其困王答兵部書謂國母尚無消息宮眷未攜一人初意欲避難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當筭語從正陽門進城至東華門步行過皇極殿謁奉先殿出西華門以內守備府爲行宮駐驛焉文武進見王惶赧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遂行四拜禮王傳上殿商戰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守之策劉孔昭暨諸勳侯甚有德色可法奏對良久魏國公徐宏基內守備各有奏羣臣乃退是日王輦所至都民聚觀生員及在籍官沿途皆有拱迎者有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本日五色雲見請對五則門因王大星夾日五色雲見似爲南都之祥而後事如對如此是時攝政王初入燕星雲殆請對五則門

大清朝之瑞乎

皇王氣世代王質中萬文坐類附上對

福王登極丙戌年王依啟燕于鄉三十日丁

五月初二日己丑南京諸臣謁福王子行宮靈璧侯

湯國祚以戶部措餉不發爲言。其詞憤怒。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呵言此非對君體。御史祁彪佳言綱紀法度爲立國之本。吏科李沾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王皆允之。羣臣退。俱會議于內守備家。議監國登極。咸以先行監國爲便。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位。可法密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請正位。可法曰。緩幾日無妨。彪佳曰。監國名正。蓋愈推讓。益彰王之賢德。且總師討賊。申復國耻。明季南畧

卷之二

四

示海內無因以自利之心。而江北諸大將使共預推戴。則將士亦權欣。然後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呂大器徐宏基皆然之。遂定監國。以金鑄監國之寶。是日諸大臣面奏勸進。王公百官升殿議。王辭讓愈堅。謂人生以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遭慘死。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言訖。涕泣。又言東宮及永定二王見在賊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聘諸先生擇賢迎立。科道官奏迎立之意。彪佳以人心天意爲言。王遜謝如前。令百

官退止畱兵部及內守備進內議事少頃再入班上
勸進第一牋呂大器跪奏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
少頃又進第二牋王命傳進乃手書批答仍領監國
餘所請不敢當初三日庚寅百官朝服玉行告天禮
其祝文焚時飄入雲霄衆以為異王升殿百官行四
拜禮魏國公徐宏基跪進監國之寶王既受訖再行
四拜禮乃退早間有傳後日即登極者史可法以人
言搖搖亦欲再勸進郝彪佳力爭謂監國不兩日即
登極何以服人心乃止編年遺聞俱載初四日監國
而甲乙史及日記又載初三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五

日進監國
竇如從之

十一日戊戌羣臣第三次勸進王令旨這

所啟予屢諭甚明何又連章勸進先生等倦倦忠愛
無非從宗社起見予不忍固違勉從所請侯擇吉舉
行該部知道十五日壬寅辰時福王即帝位于武英
殿詔以明年為宏光元年

附記時予入城或問曰聞新皇帝止有八個月天
下信乎予曰未知也及明年五月帝遁甫一載而
豫王率師南下則春月也天命所歸實止八月耳
傳為無錫費國瑄語瑄頗通天文順治己丑進士

今選餘杭令

宏光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祚奕世滋昌保
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
之歷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
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
勸進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
稷卽皇帝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火行
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
明季商畧

卷之三

六

績效乃潢池盜弄鐘簷震驚燕畿掃地以蒙塵龍馭
賓天而上涉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遣弓
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尙賴親賢僂力
助勤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爲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
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開示于後

國政二十五款

一在京文武各官俱照原官加一級無級可加者晉
勳階一級給與新銜誥命在外督撫監司守令俱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有礙于典制封典不得自

遂者。准請明移封。

一前朝文武大臣。有勞績可紀。品行可師。而幽光未闡。謚廕未全者。該部卽類題補。

一在籍閔臣暨六卿之長。年六十以上者。存問。其有遣配及閒住者。俱復原職。該撫按奏明存亡三品以下。先行豁罪。其中劄及日久。情可矜原者。著吏部行文撫按。從公採訪。列名報聞。分別酌用。該部亦發訪單。確行察覈。公論僉同。據實奏聞。報用不得藉端。燃灰致滋倖濫。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一諸藩有流寓失所者。行各撫按。善爲安置。除南直不列藩封外。如浙之台州。處州。閩之邵武。汀州。廣之南雄。韶州等郡。酌議來說。

一宗室在南京者。名糧宜按時給發。其管理約束有年。准加勅優獎。

一公侯伯共該五十餘人。北都淪陷。亡者甚多。今現在不過十餘人。所有應得常祿。往日本折三七關支。或本折中半兼支者。俱于折色中各給本色一半。每石折銀七錢。以示厚意。

一累朝及現在公王所出子孫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如無當廕者准于原廕武職上量加一級兵部卽與題復

一七十以上年高有德者府縣申報撫按已冠帶者仍作旌異未冠帶者給與冠帶其細民于元年量給贍米以稱朕養老至意但不得因而徇濫因而詐擾

一忠義殉難者該撫按確察題明准與贈卹廕諡還與建祠有年遠未沾恩者照例一體行不得需索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八

留難

一舉人以字句蒙擯及停科者俱准于宏光元年給憑赴部會試其行止有礙無關倫理者該撫按奏明一体會試

一各府州縣廩生例得恩貢務收眞才以需後用不拘年例

一赴京舉貢生監等道途寇阻資斧維艱者合行考錄以疏淹滯五年則減一年舉貢監生仍照舊例行

一換授保舉副榜特用等項。以後盡行停止。係副榜廩生監生出身。或經薦過者。照舊量用。不得過抑以塞賢路。

一山林草澤。下僚賤吏。有真正奇才異能。堪以匡時禦亂者。除前諭已頒。撫按行各屬。從公察報外。今仍著在京科道。閣部等衙門。一體從公保舉。確定人數。以憑拔用。如徇情賄囑。事後發覺。及試驗罔效者。舉主連坐。

一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除文官現任廢籍聽吏部察明。推陞赴用外。其生員流寓無歸。進取無路者。俱赴禮部報名。仍取鄉官印結。及各生互相保結。照各省直地方廩增附名色。分寄應天府學。學臣一體考試。作養以示優恤。士子之意。其武弁指揮千百戶等。如有真正襲替號岳脚色。許赴本部察驗。明確准附在京各衛寄俸。勿令失所。

一陷賊各官。本當戮竄。恐絕其自新。暫開一面。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有能殺賊自效者。准以軍

功論

一錢糧屢赦宥。民未沾恩。在民者惟利頑戶。在官者惟飽奸胥。朕甚憫焉。今于宏光元年。不論本色折色。量蠲一分。其本色仍改折二分。除北直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全免三年外。其江北湖廣蠲十分之五。其江西曾蹂躪地方。撫按察明。照四川蠲十分之三。其遼餉名色。盡行蠲免。南糧作何歸併。該地方官從長計議。務甦民用。俟大仇旣復。朝廷尚有浩蕩之恩。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十

一糟糧原係永折地方。非比暫折災折。內有虛糧沙瘠。難江等情。當時議折之故。已經酌處三四。今後當還改折。其有罰兌副米等弊。盡行釐革。

一新詔寬民間交易。如買置田產房屋等項。皆民脂膏。先年稅契。不過每兩二分三分。今加至五分。更胥索買契尾。又索加耗。且業主屢更重復報稅。不一而足。自後准以五年推收。十年大造爲則。每兩止取舊額三分。如未至期者。不許奸胥妄報指詐。

害民

一開墾屯糧。屢旨激勸。未見成效。皆因新墾未熟。而催科迫之。自後不論軍民人等有能墾廢爲業。不費在官一文一粒者。卽三年成熟後。據畝陞科。止照本縣額定升合徵取一半。永減一半。以示鼓舞。招撫永著爲令。

一內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問已成案。已經完納者。依例減等發落。其真正犯監追。已故家屬代禁財產盡絕者。開其所犯情罪。奏請定奪。係給主贓。徑行豁免。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十一

一內外衙門現監囚犯有情可矜疑。及人命在辜。限外者。覆審是實。比照熟審例。俱免死發邊衛充軍。軍改徒。徒改杖。杖釋放。

一小民罪犯各有正律。除真正強盜人命。法不應贖外。其餘徒杖笞者。拏贖。原不定例。近因軍興費繁。院道府動云有司設處。凡一切訟獄。不論事之大。小。曲直。但以犯者身家厚薄爲差等。借題措餉。院道府官動罰千金萬金。州縣官動罰數百石米。或百石折銀。以充軍需。究無實濟。致小民傾家破產。

性命隨之。如此虐政，宜痛革。

一上供柴炭。該部酌量數目。專官採辦。不許派擾商民。其供祀孝陵。及諸祀典煎鹽等項柴斤。仍照洪武二十六年例。龍江瓦屑二關抽分不得多抽。以滋商民之害。

一恩赦以登極爲準。詔到日。各撫按星速頒行。各郡縣務合挂榜通知。仍刊刻成冊。里甲人給一本。如官胥猾吏。匿隱虛情支飾。以圖侵盜。詔差官同巡按御史訪明究問。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十一

於戲宏濟艱難。用宣九伐平邦之政。軍敷闔澤。並沛三驅解網之仁。新綍渙頒。前徽益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崇禎十七年五月

先是初二日。諸臣議赦書。蠲免史可法曰。今天下半壞。正賦有限。軍餉繁費。恐未可盡除。二十二日。淮撫路振飛宣登極詔書于民間。有新舊錢糧赦免之條。衆情歡騰。會推閣員冢臣及諸臣陞擢。

五月初二日。攝吏部史可法邀請諸臣會議閣員及

冢臣舊例五府不入班行時恐不和乃共商之羣推
可法及高宏圖姜曰廣爲相而以冢宰屬張愼言愼
言曰吾老矣願安于總憲徐宏基曰張公內閣高公
冢宰似極相宜劉孔昭攘臂欲得內閣可法曰本朝
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卽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
諸臣默然又議起廢就推劉宗周徐石麒等孔昭特
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初
三日馬士英率高傑等擁兵臨江稱十萬衆欲威劫
留都諸臣文武臣會推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皆東
明季南畧卷之三
閣大學士張愼言吏部周堪廢戶部各尙書又推詞
林姜曰廣王鐸爲東閣高劉二帥書至請可法渡江
欲其卸權于士英也初六日兵侍郎呂大器轉吏部
起練國事戶部賀世壽刑部何應瑞工部各侍郎劉
士禎通政使初八日起劉宗周左都御史張愼言薦
起顧錫疇等起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補吏部司官
初九日馬士英自請入朝拜疏卽行初十日李沾張
元始沈胤培左懋第鍾斗李清爲都給事中羅萬象
陸朗熊維典張希夏錢增姜應甲馬嘉植王士鏗黃

雲師爲給事中。十三日張國維原官協理戎政起徐石麒左都御史解學龍兵左侍郎張有譽督倉侍郎王廷梅應天府尹郭維經府丞朱之臣太常卿左懋第少卿李沾提督四夷館少卿吏部欲以李沾爲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懼分其任乃求可法得典屬國維經積勞于扞撤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令仍攝巡視沾喉維經劾冢宰有私旋知誤引罪而沾憾冢宰不已以其清望不敢顯忤因加色于少宰呂大器思逐之召王重補稽勳時銓曹乏員張慎言以重在金壇可明季南畧

卷之三

十四

立至故推之李沾言不可是受我贄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贄十三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僕老矣須舊銓郎乃解事又地近其人兼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益銜之召謫籍科道章正宸楊時化袁愷莊鰲敵熊開元姜琛馬兆羲詹爾選李長春張瑄鄭友元李模喬可聘李日輔等原官起用十四日起許譽卿光祿卿十五日進內官韓贊周秉筆司禮盧九德提督京營十六日命士英掌兵部士英未嘗奉召目入朝不欲出鎮史可法知其意自

請督師江北以避之起顧錫疇禮部尙書黃道周高
倬吏工部各右侍郎羅大任祭酒左懋第右僉都巡
撫應天侯峒曾左通政鄭瑄大理卿十七日忻城伯
趙之龍提督戎政起田仰撫淮揚召楚督袁繼咸陞
見十八日史可法辭朝命文武官郊餞自可法離京
劉孔昭畧無忌憚而高張俱不能安其位矣二十日
可法開薦舉人李遠主事何剛軍前監紀二十四日
設勇衛營太監韓贊周節制之都督徐大受兼總兵
鄭彩分管水陸舟師二十五日加恩翼戴諸臣公徐
明季南畧

卷之二

十五

宏基伯劉孔昭方一元雋夢熊郭祚永侯朱國弼柳
祚昌湯國祚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二十
九日以陳子壯爲禮部尙書徐汧吳偉業少詹管紹
齊詹事陳盟右庶子

甲乙史

遺聞云以宗敦一爲山東道鄭坤貞山西道黃耳鼎
廣西道梁士濟江西道周燦浙江道周一敬福建道
潘世奇湖廣道王燮河南道楊仁愿雲南道鄧起龍
貴州道黃澍四川道爲楚監軍白抱一陝西道又賀
登選陸清原任天成霍達左光先李挺劉達吳文瀛

陳丹衷阮正中鄭封劉文渤楊羽化成勇等各點用
又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鎮守鎮江吳志葵駐防吳
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
浙

馬士英字瑤草貴州府貴陽縣人崇禎辛未進
士本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與袁崇煥同里居北
門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五歲時爲販
枳柳客馬姓者螟蛉而去故遂從其姓明末干
邑人有親見馬建坊于藤縣尙未就其爲人手
長智短耳軟眼瞎者

明季南畧

卷之二

十六

王鐸字覺斯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
人

張慎言字藐姑山西陽城人萬歷庚寅進士

姜埰字鄉野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爲
儀真令

張煊字葆光山西介休人崇禎戊辰進士陝西
道御史

白抱一字函一北直南和人保舉恩貢林縣令

喬可聘字聖臣南直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
陳丹衷號涉江應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御史

史可法請設四鎮

五月十三日庚子史可法言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征取而四藩卽用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我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得功封侯馬士英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合諸鎮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察敘十七日甲辰可法又奏四不可無疏曰臣與高宏圖姜曰廣馬士英謹議得新增文臣有協理戎政協理操江二員新增武臣有京口九江二鎮此外則上江撫臣現議增設又議得江北與賊接壤遂爲冲邊議設四鎮分轄其地有四鎮不可無督師督師應屯駐揚州居中調遣其四鎮則設于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各自畫地封總兵官劉澤清東平伯轄淮海駐于淮北以山陽清和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

鹽城安東邳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招討事封總兵官高傑與平伯轄徐泗駐于泗水以
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
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北河南
開歸一帶招討事封總兵官劉良佐廣昌伯轄鳳壽
駐于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
安霍邱九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杞一帶招討事晉
靖南伯黃得功靖南侯轄滁和駐于廬州以滁州和
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縣無爲州十一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招討事各設監軍一員一切
軍民皆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
皆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督師薦舉題用荒蕪田
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採開仍許各于境內招
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
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
徵取所取中原城池卽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
開國元勳同世襲賊在河北則各鎮合力協防淮徐
賊在河南則各鎮協守泗鳳賊在河北河南併犯則

各鎮嚴兵固守。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員。計共六百餘萬。及察每歲所入約米二百四十萬。約銀五六百萬。除各兵支用外。所存亦自無多也。所望諸臣核實兵實餉之中。爲實戰實守之計。禦于門庭之外。以貽堂奧之安。則中興大業。卽在于此矣。

此亦寓調停于進取之意。愚謂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豈堂奧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

時高劉等封伯爵。而黃左晉侯爵。仍蔭一子錦。明季南畧卷之三 尤

衣衛正于戶世襲。又旨云。馬士英保障東南。膚功更著。着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廕九德功一體。著司禮監從優議敘。

黃得功

黃得功。字虎山。貌偉鬚髯。兩頤倒豎。膂力絕倫。微時驅驢爲生計。有貴州舉人楊文驄。周祚。新北。上於浦。百僱其驢。初不知爲豪傑也。道經關山。突遇响馬六人。文驄祚新等亦閉弓馬。欲與之敵。得功大呼曰。公等勿動。我往禦之。時楊家人亦頗材武。已于驢背躍

下行李與牲口重數百斤，得功一手挾驢，一手提行囊，突撲响馬，响馬大驚，乞止之。且曰：有言相告，得功不聽，撲擊如故。响馬急齊下馬，羅拜曰：老兄，直英雄。吾輩願拜下風，勿失義氣。得功方止，亦拜曰：我不願爲此，只放吾等過去可也。响馬請姓氏，得功堅不與言。旣而曰：姓黃，呼爲黃大。响馬遺以金，得功不受。乃去。楊周兩孝廉見其勇而有志，待如兄弟。及南回告于馬士英，士英覓至，爲之婚娶。延武士教以兵法，及莅任鳳陽，卽用爲旗鼓，堵截流寇，建功河北。陞副總戎，軍中嘗乘黑驢，呼爲黃大刀，甚畏之。于是廬鳳一帶賊不敢久駐。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附記遺事：大學士蔣德璟曰：掛印總兵爵雖大，然庭叅宰相時，相不出迎，居位受拜，拜訖，相始出接。延入後堂，乃行賓主之禮。時高劉三鎮皆行此，獨得功來見，拜入後堂，仍行跪禮。此固忠義之氣，亦以昔日在吾門下故也。蓋武臣曾于文臣門下奔走出身者，後雖貴顯，必行跪見禮。太祖舊制，凡宰相閱邊，雖總兵封侯，必戎服庭

參揖于檻外。所以尊相體也。宏光時史相督師。四鎮將謁。私議見禮。得功曰。有舊制在。高劉等曰。吾輩已封侯伯矣。得功戎服先入。高劉不得已。亦戎服繼之。於此知得功勇而知義。

得功貧時。參鴨池塘。其數日減。久之幾盡。得功怒。將水戽竭。捕一巨鱉。長可數尺。圍五寸許。烹食之。體貌倏易。頃成偉丈夫。亦不自覺力多也。及浴手絞布。布忽斷裂。始知之。予叔君衡公昔在儀真。聞門外喧鬧。出見所昇鍊鞭。鞭每重三

十斤。雙鞭則重六十斤矣。此得功在馬上所運者。得功有獵犬三十。隨馬走甚捷。在六合時。每使小卒以金鑼戴額上。得功射之。百發百中。而人不傷。衆呼爲小由基。

得功善飲。細酒和火酒。可飲五十斤。臨陣時。以禁巾繫縛。目矐突出。飲半酣。方入陣。所向無前。揚人云。得功駐儀真。治兵嚴整。曾遣四十騎白事于史相。道經高營。被劫。得功怒。卒兵馳揚。傑與戰。時傑兵盛。得功被圍。適弟黃蜚等至。傑兵

始退。已復戰。得功臨陣。傑部將號黑虎子者。最驍勇。出戰。蜚發烟銃。黑虎子目眩。得功舉鞭。鞭碎其首而死。傑懼收兵。適史相至。傑償得功馬。始罷兵。戰場在揚州城外荒地。埂子上。然埂子街進城。卽是非城外也。

初儀真舉人李洪甲宦囊甚厚。營建壯麗。有相者曰。此屋必出一封侯者居之。傳至于孫。適得功莅鎮。居其宅。凡九閱月。而形家之言始驗。亦異矣。得功賤時有飯肆老嫗。厚遇之。得功感其

意。拜爲母。及貴。絜至儀真。嫗卒。葬于方山。四鎮合兵。數萬送之。旌旗蔽野。儀衛眩目。郡邑榮之。初得功在河北陣前。馬驚幾蹶。適一人持之。得不墮。得功問之。對曰。小卒任姓。問其名。對曰。無得功。見其嚴冬。尙無褲。卽名之曰有褲。意欲厚酬之也。及得功鎮儀真。任已爲錦衣守備。駐六合矣。未幾陞叅將。繼陞副總戎。賜蟒玉。

劉澤清

劉澤清字鶴洲。白面朱唇。貌頗美。崇禎時爲總兵官。

癸未七月請于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著巡撫設法。甲申二月移鎮彰德。賊警急。召吳三桂。唐通與澤清等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三月兵科韓如愈奉差至東昌。澤清遣兵殺之。曰尚能論我主將否也。爲山東總兵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墮馬被傷。復賞藥資四十兩。命卽扼眞定。澤清不從。卽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三月十六日。上泣方魏二相請封澤清爲東安伯。上不應。五月十二日。澤清以數百人大掠瓜州。淮安自路振飛王燮同心戮力。頗成鞏固。振飛去後。澤清突來盤踞。散遣義士。桀驁者藉之部下。搶劫村落一空。與淮撫田仰日肆歡飲。北兵南下。有問其如何禦者。澤清曰。吾擁立福王而來。以此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郡去耳。八月。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北往。田仰猶屢爲請餉。宏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澤清

通融措辦。

澤清曾殺其叔副總兵劉孔和。孔和故大學士鴻訓子。澤清初爲其狎客。及後勢盛。反抑孔和屬役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和曰。好否。孔和戲曰。不作尤好。澤清色變。無何遣孔和以二千人渡河。忽檄召至。斬之。所部二千人。洶洶不服。令別將擊斬之。無一人存者。其凶暴如此。

昔霍去病云。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李西平云。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宜其立大功成大名也。澤清當乾坤顛覆。大敵在前之時。卽臥薪嘗胆。猶懼不濟。乃大興土木。眞處堂燕雀耳。愚昧若此。堪爲將乎。他事抑勿論矣。

劉良佐

劉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李自成麾下。傑護內營。良佐護外營。後傑降。良佐亦有歸朝意。未幾降。崇禎十四年。曾破賊袁時中數萬衆。歷官至總戎。素乘花馬。故世號花馬劉云。

先君子云。昔劉良佐未顯時。居督撫朱大典部下。忽爲所知。加以殊恩。屢以軍功薦拔。遂至總

戎亦一遇也。

甲申六月六日壬戌劉良佐奏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明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尙友等亦奏叛鎮環攻命撫按調和之

高傑

高傑字英吾米脂人初爲李自成先鋒後與自成後妻邢氏通懼誅遂偕以歸降隸秦將賀人龍麾下孫傳庭督秦中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甲申春調赴李建泰軍前未至聞建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秦兵潰遂搶河東一帶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欲入城揚人畏懼爲罷市登陣死守傑攻之多殺掠四月廿八日乙酉傑圍揚州困之五月初五日壬辰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南渡史可法議發戶部一萬兩遣職方郎萬元吉前諭各鎮分別犒賞初六日癸巳太僕少卿萬元吉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紀律在民近更乖張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爲叛環攻弗釋猝有寇至民必

至于驚竄。眞今日莫大之憂也。江北郡邑。接連山東。河南。賊騎處處可到。勢必需兵堵勦。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經過。駐札地方。使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遷。有司會同各將領。共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立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其在今何獨不然云云。

萬疏大事記載六月廿四日。而此則從甲乙史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六

也。予聞史督輔行師時。亦令賢能將領預往歇宿去處。將房屋料定安置。兵將若干。分貼標明。書某營某將宿此。到則認標而止。無有搶攘。此良法也。

五月初七日甲午。揚州士紳王傳龍奏東省附逆。河北悉爲賊有。淮揚人自爲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汚淫則辱及幼女。新舊城環圍。絕糧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

也。十六日癸卯，傑頓兵揚州城下。淮撫黃家瑞漫無主張，守道馬鳴騶晝夜督民守城，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親詣高營解紛，遂入城。勸家瑞放高兵入城，便可帖然。謂傑有福王札，命駐揚州，宜善禦之，毋撓其暴亂。士民譁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不見耶？」元勳強爲傑辨，衆怒，指爲傑黨。且曰：「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寸斬之城樓，鳴騶疾走泰州。傑恨攻益力。史可法以義喻解之，始移駐瓜州。及設四鎮，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得功心薄之。因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提兵爭淮揚，與傑戰不勝。朝廷聞之，陞萬元吉太僕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隸傑于史可法標下，爲前部總兵官。

甲乙史云：五月十八日乙巳，萬元吉言：「臣奉命犒師，沿途兵言構禍，寸步皆阻。揚州民尤甚，閉城登陴，已十餘日。乃兵與民相殺，民又與兵相殺，成何紀律！項接水營將張士儀言：「寇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舡殆盡。若高劉黃將潛師以濟，一鼓殲之，即可稱中興第一功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

縱兵搖掠。揚人大闕。得功兵至天長。傑澤清欲拒。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心洶洶。元吉移得功書。期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肯相戢。然傑部悍終不自制。

二十三日庚戌。高傑疏言奉旨分防。揚儀人登陴罷市。撫道不出。偽將董學禮又入宿遷。臣進退無所。乞賜應住何地。

明季南畧

卷之二

五

六月初二日戊午。揚州難民盛運開奏。揚民橫遭焚劫。上諭以百姓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意。該鎮忠勇名帥督輔。旣到自安。

初六日壬戌。史可法以高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畱不能出。盡奪其兵。僕從多散。自是章奏俱經邀閱。權遂不振。

大事記云。六月初八日。史可法奏悍民慘殺鄉紳。疏曰。鎮臣高傑之率兵南下也。揚人實未預知。初到之時。不無騷擾。及鎮臣旣至。取犯兵斬以徇。日不下數十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

道臣馬鳴騷一味偏徇。聽城中百姓日守河邊草際。取零兵而殺之。用是結讐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坐次。操戈而羣殺之。至于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于道臣始則乖張。復又畏縮。今避于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適以害民。臣于二臣不能無憾。伏乞勅下處分。以諭三軍。以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一重創之。庶幾綱常不至盡壞。上諭該部院議處。

明季南畧

卷之二

三

黃馬二公爲地方受過。父老詣闕保任。上優詔恕之。已後亂臣正法。黃公爲元勳懇卹。尤見厚道。

二十六日壬午。史可法奏兵民兩便書曰。鎮臣高傑之兵。奉旨駐揚。而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仇隙。則向後不無提防。雖嚴令驅之。不能動也。臣前急于渡江。原欲了當此事。卽當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竟不能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而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鎮臣黃得功到儀真。本爲安插。

家眷。而謂之曰。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札于野以待之。及臣至。則又謂之曰。此來非真心爲爾。以致兵疑臣。將疑臣。卽鎮臣傑亦似疑臣。臣惟處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之間。鎮臣傑亦似諒臣心事矣。昨與臣面議。將兵盡駐城外。止鎮臣家眷入城。携二三百人自護。臣以爲可行矣。而城內之人終不允。臣正躊躇無計。適有爲移駐瓜州之說者。瓜州距揚州僅四十里。卽江都縣所轄也。駐瓜州猶之駐揚州。且有城有水。可以自衛。而資給日用。較之揚州尤便焉。惟時爲鎮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所駐。必劉兵移住淮上。而後高兵可來。臣商之鎮臣。鎮臣遂諾。蓋深感皇上恩遇之厚。不欲以家口之故。致成兵民水火之形。孰誤練兵勦賊之事也。鎮臣用意如此。臣甚重之。鎮臣在瓜。臣在揚。調停于兵民之間。漸爲釋其猜嫌。同歸于好。未必揚州之必不可居也。

鄭元勳。字超宗。南直歙縣人。籍揚州。天啟甲子。鄉魁。崇禎癸未進士第三人。旋假歸。高傑至揚。揚人閉門拒守。傑怒。將攻城。公單騎往謁。陳說。

大義。傑掣兵于五里外。以待犒賞。後行。越日。暫啟兩門。乃好事者。復取城外遊兵。翦之。以利其橐。傑益怒。積不可解。公請迎原任薊督王永吉。至郡。往爲解紛。傑以揚民先殺起釁爲辭。且請與中丞約。曲在兵者。鎮斬之。若曲在民者。撫斬之。永吉以傑言傳覆公。二十五日。公登城南。與撫道議事。萬衆俱集。公謂如高傑言。先殺啟釁。誠當禁懲。否則構禍。且不測。衆以高兵殺人。罪不容逭。公曰。亦有楊誠戕賊者。豈盡由高鎮耶。

言未畢。渠魁張自強。王柱。萬。陳。嘗等。大呼。鄭。寇。通賊。曲爲解寬。吾儕若不下手。勢必盡遭屠滅。於是利刃攢集。遂遇害。義僕殷報。以身護主。同被創死。蓋營將有楊誠者。標兵多不法。往往殺越人于貨。故指及之。而衆誤認楊誠爲揚城。公遂及于難。先五日。南都授公兵部職方主事。竟未及拜官。云。史可法疏。參越數日。撫臣斬前三渠魁于市。并杖其黨。斃之。自後揚人。常夜見公于城上。峩冠緋袍。指揮而過。若天神然。詩畫妙。

天下所著有讀史論贊。英雄令終錄。英雄恨。左國類函文娛初二集行世。

附記傑得城內百姓則殺之。若居城外者。截右耳。殺人甚衆。米物騰貴。民不聊生。揚之屬邑。秦興。故撫朱一馮家在焉。傑兵入。啟地三層。得藏金八十萬而去。朱以是貧困。將所居宅廬。悉醫于同邑紳士季寓庸云。

劉宗周論時事

甲申六月起。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十日丙寅。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宗周三抗疏論時事。止稱草莽孤臣。不署銜。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有四。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党日盡矣。一曰重屏藩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不能彈壓。

遠不具論。卽如淮揚數百里之簡。兩節鉞不能禦亂。賊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筵代。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旣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廷旣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覈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於討賊復仇之法。亦畧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

則有安撫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
亾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
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
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
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
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亾。而不之救。則
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一。旣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
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事。卸兵權于閩外。
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
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
朝旣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賫
蠟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共激仇耻。哭九廟之
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
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閩
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
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

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
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宜誅者
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大典。而
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
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卽成服祇成名邑。是先帝終無
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宜誅者四。至罪廢
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
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鉅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
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

明季南畧

卷之二

三

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泣
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
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
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

七月十一日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
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
罪名教。又三十日己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叅劉宗
周。勸主上親征。爲有逆謀。八月初二日丁巳。高傑等
公疏請加宗周重懲。謂疏自稱草莽孤臣。爲不臣。旣

上澤清以稿示傑。傑驚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事乎。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辨實不預聞。馬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仍擬旨云。憲臣平日原以議論取重。蓋刺之也。廷議欲譴高劉而莫可誰何。欲罪宗周而難違清議。史可法因疏兩解之曰。廷臣論是非。憲臣論功罪。各不相礙。二十日乙亥。劉澤清復捏四鎮公疏糾姜曰廣。劉宗周謀危社稷。九月初十日乙未。宗周致仕。次日戶科陸朗內批。畱用。先是陸朗與御史黃耳鼎以例外轉兵備僉事。計無所出。乃疏攻宗周。明季南畧

卷之三

美

去。因而復職。尚書徐石麒言。朗贓私。應劣轉。交通內臣。傳畱非法。朗卽劾石麒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禮。宗周於七月十九日甲辰到任。至九月初十日致仕。凡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九日。

劉孔昭陵侮張慎言

劉孔昭。號復陽。浙人。襲誠意伯。官操江。孔昭弑其祖母胡氏。胡爲劉尙忠繼妻。生萊臣。而孔昭父蓋臣爲出婢莫氏巧雲所生。劉尙忠沒。萊臣應襲嫡嗣。以幼爲壽臣僭襲。蓋臣沒。孔昭又冒襲之。遂贈莫氏爲伯

夫人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惡胡氏出揭并縊殺之。眞大逆不道者哉。至甲申五月議起廢孔昭故善阮大鍼特舉之。史可法不從。及十八日乙巳。可法離京。二十二日乙酉。馬士英入直。孔昭必欲起大鍼。自詔有逆党不得輕議之語。而張愼言秉政持正。孔昭度難破例。置酒酌諸侯。伯廷論之。必欲逐去冢臣。而後可。惟我所欲爲。靈璧侯忻城伯皆諾之。時愼言條議北來諸臣。雖屈膝覲顏。事或脇從。情非委順。如能自拔南來。酌定用之之法。因荐原任督師大學士明季南畧。卷之三。毛

吳牲吏部尙書鄭三俊。有旨赦牲罪。陛見三俊。俟另議。

二十三日庚戌。早朝畢。孔昭挈湯國祚趙之龍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愼言欲逐之去。謂雪耻除凶。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排忽武臣。專選文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牲。有悖成憲。眞奸臣也。愼言立班不辨。大學士高宏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上諭文武官各和衷勿偏競。孔昭袖中取出小刃。逐愼言于

班泣陳醜詈必欲手及之。太監韓贊周叱之。言曰。從古無此朝規。乃止。御史王孫蕃曰。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慎言卽引疾乞休。孔昭退。奏慎言推補倖濫。舉薦吳牲。鄭三俊。更爲可異。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乞大奮乾斷。收回吳牲。陛見之命。重處慎言。欺君悞國之戒。二十四日辛亥。高宏圖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六

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慎言薦牲勳。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上遣鴻臚官各

諭留。

二十六日癸丑。上召輔臣高宏圖。姜曰廣。馬士英于行宮。上謂宏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多。先生何言去

也。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一事，臣謂可勦臣則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在位。上曰：朕于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無一不從，勿疑有他。宏圖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爲職，無一日不用人，是無一日不脩職也。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勦臣處之，亦必籍重何獨以爲罪。吳姓前任撫按，俱有聲名清望，先帝簡在內閣，督師稍緩，致譴先帝殺延儒，不殺牲，卽可知其人假先帝在今日，亦必用之。何勦臣以此罪冢臣也。宏圖又言：近臣貪黷狀。上曰：朕固聞之。諸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臣通賂出之袖中，誠可嗤也。時屢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上亦有意爲明主。至馬士英當國，直高拱聽之，不復知外邊事矣。

二十七日甲寅，張慎言請亟求罷斥，以服世臣之心。李沾言勦臣憤激有因，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札移呂大器迎立皇上，贊周孔昭無不允協。黎明集議，大器縮禮兵二部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延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形于色，臣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厯階而上，面折大器。贊周

云快取筆來。因得俛首就盟。清晨迎駕。大器尙欲停待。而贊周已登舟矣。偕行者徐宏基。陳良弼。朱國昌也。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

二十八日乙卯。慎言具疏求去。云臣按河南時。曾劾布政馮明盛倡逃。其子馮銓作相。嗾其門生曹欽程。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以及臣三臣皆死獄。而臣戍肅州。先帝召陞刑部侍郎。以擬獄不當。閑住十餘年。而復起。今待罪銓。曹二十日。遂爲孔昭所指。止有

明季南畧

卷之三

早

一去而已。吳牲。鄭三俊。閣臣薦于前。科臣薦于後。兩人者行已有恥。臣能保之。孔昭指爲小人。亦硜硜小人。非反覆之小人也。僞官至陽城。臣子履旋投崖而死。孤孫尙幼。國難家變。慟無生理。臣當與繙黃爲侶矣。

六月初二日戊午。上命吏部司官敦促慎言視事。

初六日壬戌。史可法言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傅宗龍。孫傳廷起自擧囚。張鳳翔。袁繼咸。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吳牲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則過之所可

原者國難之作。勛臣之殉國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言以七旬冢宰一舉吳姓便以爲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初八日甲子。獎諭劉孔昭功在社稷。

初十日丙寅。張慎言致仕。上諭曰。晉疆不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止于甯國。孤孫開闢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國亡後。慎言鬱鬱卒。孫扶櫬返塋故里。

甚矣劉孔昭之狂悖小人也。始也弑叔弑祖母。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固已絕滅人理矣。旣乃以武操江欲手及銓部。于朝其無忌憚若此。將置南國君臣于何地。猶賴王孫蕃韓贊周等正言折之耳。然孔昭之敢于有此舉亦由馬士英爲之助耳。

路振飛王燮鎮撫淮安

甲申春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淮撫路振飛遣金聲桓等十七將率兵分道防河。乃守徐州。三月十三日。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有同知范鳴珂可補缺。

二十七日乙卯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集義兵每家或三或五刀杖俱自備每坊一生員爲社長一爲副自爲操演貴持久戒作輟日則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是日大閱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二十九日丁巳淮上始傳京城陷振飛分設壯丁守城拈分守門官日則各守一門夜宿城樓四月戊午朔淮城義士到軍門過堂振飛賞以花紅每人銀一兩人人踊躍耀武于河上適有北來逃兵騷擾見之辟易避去初九日丙寅振飛集淮城紳士議事至則

明季南畧

卷之三

星

出塘報于袖中言京城已陷代我者卽至將縛我出迎乎抑勉力一守乎言畢淚下衆皆泣散漕糧四千石于民擒僞官胡來賀宋自誠李魁春沈之于河斬叛將趙洪禎等又擒癸未進士僞防禦使武隰解京僞制將軍董學禮龔據宿遷振飛遣監城王守備率兵擊破之獲學禮及從者十三人悉斬之乃與按臣王燮同心固守燮字雷臣順天宛平籍湖廣王破人崇禎庚午舉人丁丑進士三代錦衣衛指揮同知通春秋夏允彝常稱其有經緯大才初任河南祥符令

三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超絕。甲申三月初九日。莅任淮安。與振飛並著勞績。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行牌至淮上。寫永昌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給燹碎其牌。細責其人。逐之淮口。擒克順。斬以徇衆。燹自任守河。托振飛守城。士民恃以屹然。三月二十一日。劉澤清兵頓宿遷。高傑兵頓徐州。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怒。燹自謂與澤清有識。輕身詣之。勸其遷轅北上。澤清不肯。大聲云。卽不擾貴治。請假道赴揚州。燹不可。曰。卽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三

之。淮城得免塗炭。四月初三日。庚申。偽防禦使呂弼周遣牌至淮。代振飛燹細責其人。弼周者原任河南驛傳道。爲燹座師也。十五日壬申。弼周以師生視燹。攜僞參將王富赴任。游擊駱舉知燹本意。乃迎之於中途。火猝縛之。燹叱使跪。弼周罵曰。人也不認。燹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令左右截其耳。細鞫其賊事。并問以聖上東宮。弼周一字不答。解至撫院。振飛命置驛亭。懸示四門。令善射者競集。振飛舉觴勞駱。舉簪花。旁立縛呂弼周。王富于柱。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

爲耦人發一矢。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剛之衆悅。詣肆快飲。五月初五日。淮坊義士擒亂兵三十餘人。振飛不敢問縱之。十三日。馬士英官兵由淮赴江。達南京。共一千二百瓶。王燮駐清江浦。令淮坊義士排立兩涯。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日而畢。二十二日午刻。太監盧九德引兵一千。欲進城中。土民大震。振飛再三求免。二十三日。劉澤清奉旨駐淮安。未至。土民皆懼。二十四日。澤清駐兵盱眙。撫按集議。振飛燮不行。二十五日。僞官武懷解明季南畧。卷之三。 署

至撫院。振飛于懷有舊。不忍遽殺。乃下之獄。二十九日。振飛大享士于淮安府學中。敘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燮親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爲馬士英所論。得旨提問。問城不平。勢以士民公疏得免。旋丁艱去。王燮又爲御史陳丹衷薦陞巡撫山東。士民奪氣。劉澤清遂營窟于淮城中。田仰與之猫鼠。山東又不可往。王燮遂巡于河上而已。田仰。士英之私人。五月十七日起撫淮揚。以阮大鍼力薦。堪任節鉞也。

更可法奏准人忠義疏。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則碎之。僞使到則斬之。賊騎逼河上。則邀擊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猶若長城。頃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維持疆事。江南乃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之敢于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仇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勅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餘地方官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爲旌敘。庶忠義之士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耻矣。

僞淮揚防禦使武愷。至宿遷。僞將董學禮。僞漕儲方允昌。僞督餉白邦政等。俱置酒晏之。遂畱連數日。借

董兵千人所過地方騷擾不堪僞示傳至徐州舉人
閻爾梅大罵碎其牒武愨拘之下獄爾梅賦詩曰死
國非輕死逆輕鴻毛敢與泰山爭楚衰未必無三戶
夏復由來起一成日只有時經晦蝕乾坤何且不皇
明寵新豈是承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遣人馳示武
愨愨大怒密欲令人斬之

路文貞公傳公諱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廣平曲
周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涇陽知縣不建逆奄祠
多惠政縣人皆繪圖祀之崇禎辛未召入爲四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吳

川道御史疏劾宜興烏程巴縣三相國湖州家
宰及山東二撫臣舉朝憚之癸酉巡撫福建有
貪殘縣令公庭褫其衣繫之獄乃奏聞人心大
快屬吏惕息海寇劉香連結紅夷入寇鄭芝龍
黃斌卿等連戰破平之公發縱之力舉多敘功
加一級賜金幣丙子巡按蘇松吳中積弊皆悉
圖非心釐剔會常熟奸民訐奏鄉官錢謙益瞿式耜
聞爾公疏申救忤旨降謫大兵入燕齊燧燧告警
董且而流寇橫熾于中州徐泗之間道途多梗上知

公才。癸未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公至擒土賊張方。造王道善程繼孔等。及逆闖勢益鴟。張公遣將防河。又令鄉里團結義勇。各保村坊。千里淮壩屹然。金湯之固。已而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而南。爭欲渡淮。人心恇擾。京師既陷。賊帥南下。齊魯海岱。望風奔潰。公力扼其衝。賊斲賊帥。保障江淮。顧福王既立。朝局紛然。以翻逆案脩前隙爲事。爭媒孽公。而代公者至矣。初高傑之南也。鳳督馬士英欲倚爲重。遣人迎之。

明季南畧

卷之三

七

公謂大將宜禦寇門庭。不得入內地。阻之不得前。卒取道鳳陽至揚州。及土英道淮而南。公禁舟兵不得上岸。侵掠。又留其火器禦賊。士英不悅。撫甯侯朱國弼職在護漕。闖賊勢急。卽離鎮。擅取福建解京銀十萬餘。寄淮安庫以行。公與力爭。國弼亦銜公。及土英當國。國弼進保國公用事。遂共排公。公屢奏捷。忌公威名。卒不敘功。更誣以侵餉起田仰代公。撫淮人不服。幾至激變。會公亦以母喪去。任流寓蘇州。南京陷。公

率家丁保洞庭山。而閩中隆武詔使至。初公至鳳陽。謁陵。識唐王于高墻。因疏請恩。卹罪宗。至是王卽位。念公舊德。特召爲左都御史。與季子澤濃入閩。遂拜吏兵二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澤濃賜名太平。授職方郎。遣徵兵湖南。公與時議多不合。凡三疏辭不允。在政地前後僅兩月。及仙霞關潰。公失乘輿所在。航海趨廣州。廣州復陷。久之復航海廣州順德縣。悲憤成疾而卒。乙酉後四年也。遺疏陳時政四要。贈左柱國。

明季南畧

卷之三

吳

太傅諡文貞。公清正剛方。嘗勸燭奸指佞不黨。不阿八字佩之。生平不以詩名。國變後始作韻語若干篇。名曰非詩草。長子澤溥中書舍人。

明季南畧卷之三 吳 太傅諡文貞公清正剛方嘗勸燭奸指佞不黨不阿八字佩之生平不以詩名國變後始作韻語若干篇名曰非詩草長子澤溥中書舍人

明季南畧卷之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馬士英特舉阮大鍼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懷甯人。天啓時爲太常少卿。以魏黨思廟。欽定逆案禁烟。大鍼本土英之房師。旣被廢。寄居金陵。與孔昭士英及太監李承芳交密。士英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及周延儒再相。大鍼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于物議。僅起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此崇禎壬午四月也。至是士英思所以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一

酬之。孔昭殿爭。因士英而發也。六月初六日壬戌。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阮大鍼。當赦其往罪。卽補臣部右侍郎。許之時。士英乘高宏圖督漕未入。卽自擬旨。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初八日甲子。高宏圖曰。大鍼可用。必須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宏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宏圖出卽乞休。姜曰廣辭歸。疏云。臣前見文武紛競。旣慚。

無術調和近見逆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意同覆雨梓官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聽聞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禮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初九日乙丑士英復爲大鉞奏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弋且力攻宏圖曰廣呂大器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卽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卽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其妄明季南畧卷之四

莫甚

十一日丁卯給事中羅萬象奏曰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而大鉞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卽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

御史詹兆恒奏曰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丙斷確不可移陛下驛駐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痛哭百姓遂莫不洒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

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守。各守關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臣之氣。

十三日己巳。呂大器奏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又言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憤事。中原陸沈。皇上中興。一時雲蒸霞起。乃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一庸。敢問遣借途知兵。而爲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覲獻政地。南國從來謁謁。一唆撥而殿陛暗啞。叱咤藐。尊爲贅旒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爲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鉞於尊前。徑授司馬。布列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有何勞績。倏而尙書宮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

郭維經奏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脩。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起用大鉞對照。則顯顯今古。未免少

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

十四日庚午。兵部郎中尹民興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耻忘君。幾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卽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崔魏亦可恤。周鍾諸逆。皆可使才有過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四

十七日癸酉。御史左光先言。阮大鍼總索逆黨。野子傅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十八日甲戌。詹兆恒進魏黨欽案原本。御史陳良弼諫阻勿翻逆案。時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王孫蕃等。各言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俱不聽。馬士英自辯在兵言兵。上慰士英。切責科道。甲乙史云。阮大鍼于六月初八日入見。備陳見枉之由。編

年云。大鉞召對。具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俱稱旨。竟用爲江防兵部尙書。九月初一日。柳祚昌催補阮大鉞官。卽命添註兵部右侍郎。仍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諫。劉宗周云云。上切責之。

黃澍笏擊馬士英背

黃澍字仲霖。徽州人。丙子舉浙闈。丁丑登進士。授河南開封推官。以固守功擢御史。巡按湖廣。監左良玉軍。甲申。宏光立。六月二十日。丙子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旣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悞。國淚隨語下。上大感動。顧高宏圖曰。黃澍言言有理。卿識之。召入御座前。澍益數其罪。士英不能辯。一語。志孔復前佐澍言。士英無上諸事。秉筆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是其職。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士英亦跪求處分。適跪澍前。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搖首不言良久。謂澍曰。卿且出。贊周命執志孔。上私諭贊周云。馬閣老宜自退避。士英遂稱疾。盡移直廬器具以出。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金幣分餽。福邸舊闢田成。張執中兩人。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遂馬公。天下皆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卽諭士英疾趨入。直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首輔亟爲求寬。具見雅度。姑饒他爲民。謠曰。要縱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

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奸督有十可斬之罪。謹詳列以求聖斷。以質公論事。痛自亂賊猖狂。宗社失守。幸皇上應運中興。大張撻伐。臣小臣也。緘口苟容。豈不自保祿位。顧臣受國厚恩。稟性剛烈。不顧利害。致捋虎鬚。臣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言則馬士英必殺臣。不言而苟且偷生。臣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六

死于賊。必死于兵。均之死也。臣敢冒死言之。奸督自任數年以來。有功無罪。臣謂可斬之罪。有十焉。鳳陵一坏土。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先帝。自宜生死以之。巧卸重担。居然本兵。萬世而下。貽皇上以輕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不忠者可斬也。國難初定。人辦必死之志。爲先帝復仇。士英總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

勞苦明聖之前動云勞苦多年。是謂驕蹇。驕蹇者可
斬也。奉命討猷。而足未嘗跨出蕪黃一步。奉命討闖
而足未嘗跨出壽春一步。耽延歲月。以致賊勢猖狂
不可收拾。是謂誤封疆。誤封疆者可斬也。猷賊兵部
尚書周文江引賊破楚省。教猷下江南及左鎮恢復
蕪黃之後周文江金朝入而叅將之薦夕以上
朦朧先帝。禍地方。是謂通賊。通賊者可斬也。市棍
黃鼎無以報德。用其叅謀馮應庚私鑄闖賊銀印一
顆。上篆果毅將軍印。托言奪自賊手。飛報先帝。士英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七

蒙厚賞黃鼎等俱加副將。今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
眞官不來之謠。是謂欺君。欺君者可斬也。皇上中興
人歸天與士英。施然以爲非我。莫能爲始。而居功
後必蔑上。其目中無朝廷久矣。金陵之人有若要天
下。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謠。是謂失衆。失衆必
等者可斬也。生平至污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圓
滑。偶脫名于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
遂特薦同心逆黨阮大鍼。大鍼居朝爲逆賊。居家爲
匪類。三尺之童。見其過市。必唾罵之。士英首登啟事。

對人云。我要操朝權。必先用大鉞。始魏黨貽禍。至今爲烈。敢于蔑侮前朝。矯誣先帝。迹其所爲。恨不起逆黨于地下。而與之同謀。是謂造叛造叛者。可斬也。減剋兵糧。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武。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借皇上之名器。爲請罪之資。緣在各鎮。忠義自奮。人人願報明主。皇上念民間勞苦。破格殊恩。士英勳云。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的。善則歸君。其義謂何。是謂招搖騙詐。招搖騙詐者可斬也。宸居寥落。長江浩浩。士英不聞嚴御警蹕。緊防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八

江流而馬正兵械。劄營私居。以防不測。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陵園。何其怯。以壯甲第。何其橫。是謂不道不道者可斬也。上得罪于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舉國欲殺。大斂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爲賣國之漸。十可斬也。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卽念其新功。待以不死。當削去職銜。責之速赴。原任廣聯聲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謝億兆人之口。而奸狡日深。巧言狂逞。此豈一日可容于堯舜之世哉。伏乞大奮乾綱。卜臣言于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從公

叅議如臣一言涉欺。皇上卽誅臣以爲嫉功害能。譴大臣之戒。如臣言不謬。亦乞立誅士英。以爲奸邪。誤國大逆不忠者之戒。抑臣更有說焉。臣昨赴都。見吏部侍郎呂大器曾疏叅士英。臣尙未見全抄。要之大器亦非無罪人也。悻戾自用。反覆陰陽。臣曩在都門。與臺臣王燮曾交章叅之。臣到九江。甚鄙其爲人。昨士英指臣有黨。今必以臣黨大器爲題。故爲明白。拈破臣言官也。明知害之所在。與死爲隣。職掌所關。不敢不爭。士英卽且夕殺臣。臣甘之如飴矣。因補疏。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九

直陳顛末。字稍逾格。惟皇上乾斷施行。

七月初二日丁亥。著黃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承襄時澍連上十疏。內多糾士英者。宏光不得已。屢諭其赴楚。乃去。總覽前後諸疏。逼真古名。臣奏議有胆有識。落筆妙天下者也。然其侃侃而談。無少顧忌者。挾良玉以爲重也。而士英之不敢遽斥澍者。亦畏良玉耳。不然呂大器一叅士英。卽有旨子告去。或刑部違問矣。亦何愛乎澍。何憚乎澍。而縱之之楚耶。

黃澍辯疏

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黃澍辯馬士英見誣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爲獻賊兵部尙書引獻賊破省。有錦衣遣戍劉僑託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數萬金子。獻卽用僑爲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蕪黃。僑削髮私遁。尋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三人于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洶洶幾亂。鄉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軍。臣批云。正苦無糧。眞可愧挾資以媚賊者。仰卽收貯。臣言隱而諷矣。旣還武昌。黃鼎代爲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卽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爲言。試命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

九月二十六日辛亥。楚宗朱盛濃疏誣黃澍毀制尊宗。貪賄激變。士英喜。擢盛濃池州府推官。內批逮澍。刑部提問。澍不至。

十月初八日壬戌。黃澍奏辯內旨朱盛濃害非剝膚。何至千里叩關。

逮澍而澍不至。士英之權勢不能行于南楚之
臣矣。次年良玉舉兵之事已兆於此。
附記乙酉大兵下徽州。閔相黃道周拒于徽州
之高堰橋。自晨至暮。斬獲頗多。澍以本部邑人
習知橋下水深淺不齊。密引大清騎三十山淺
渚渡。突出閩兵後。驟見駭甚。遂潰。倣人無不唾
罵澍者。後官于閩。謀搗鄭成功家屬。以致邊患
遂罷。

朱統鑲誣詆姜曰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一

七月二十六日辛亥。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
候考朱統鑲上書誣詆大學士姜曰廣穢迹定策時
顯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蓋馬士英
欲擠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欲去可法以專
任田仰爲一網打盡之計。阮大鍼屬草授統鑲上之
疏。入高宏圖票。掣筮治。上坐內殿召輔臣入。士厲聲
曰。統鑲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宏圖疏召可法還朝
爲非是。宏圖抗辯。士英獨默。士每語必左顧田成。明
有指授者。

二十九日朱統鑣叅姜曰廣謀逆高宏圖姜曰廣皆引疾杜門禮科給事袁彭年駁奏曰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啟親王叅詳可否然後給批竇奏若候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追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宗禱皆得執奏不問

通政司劉士禎言曰廣勁骨鬯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鑣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者豈可容于聖世皆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三

聽劉澤清捏四鎮公疏糾姜曰廣劉宗周謀危社稷朱統鑣復訂奏姜曰廣雷演祚周鏞其疏仍出阮大鍼草馬士英擬有逮演祚鏞等時演祚居夏僑金陵鏞爲大鍼最恨人有自比于孔昭者顯示辣手于同邑大僚一時陰擠而士英借是以迫宏圖曰廣之去

耳

陸朗黃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麒宗周尋各予告而去戶科吳适疏言曰廣宗周慝事五朝貞心亮節久而

彌勁應亟賜畱不聽。

熊汝霖論異同恩怨。

吏科熊汝霖言臣觀目前大勢。卽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四字。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助臣。繼以方鎮固圍恢境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鏑之是務。真可咲也。且以匿帖而逐舊臣矣。俄又以疏藩而叅宰輔矣。繼又喧傳復廠衛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由通政。結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飛章告密。墨敕糾卦。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廠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用以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此尙可爲國乎。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

今何以使躍冷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氛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門。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趨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士英票旨云。這厮指朕爲何如主。重處姑罰。俸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四

三月

九月初九日。姜曰廣致仕回籍。十月二十日。予統鑰京官。尋補行人。以疏逐曰廣也。統鑰曰。須還我總憲。

吳适陳維新五事

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寃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廢乞

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而臣下盡遵。毋致游移。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所從出。將爲其終先。謹其始。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躍冶。初仕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羶逐之謀愈切。卸担之術偏工。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牘日廣。啟事日勤。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覈。甯重嚴于姑進。毋進恨于積轅。一曰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請節中外蓬華之彥。非韜鈴之畧。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講求共激同仇。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輦金求翻。旣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繼其覲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叅補闕拾遺。務期殫慮。倘掖垣僅取充位。則白簡止貴空懸。則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諫

言見諸施行。毋致批答徒勤。而實效罔著。所裨非淺。疏入不省。

馬嘉植陳立國本

吏科馬嘉植陳立國本事。一改葶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翦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亦可概節也。有以處優晏安術進者。勿聽。

賀世奇言慎刑賞

明季商畧二卷之四

六

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勛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遺聞載賀世壽

李謨奏明臣誼

國子監典籍李模奏曰。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爲陛下之功臣。日者廟廷之爭。幾成闕市。恐傳聞遐邇。不免開輕視朝廷之意。原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

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聞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其何以安。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勗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夫建武之鄧禹。猶慙受任無功。唐肅宗之郭子儀。尙自詣闕請貶。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至一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于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墮。而威福日隆也。

陳子龍請廣忠益慎名器用賢勿二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觸忌。權佞構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羣工百官相戒。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担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子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寃。此雖王調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昔以廷

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罰。迨後奸臣桃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爲國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徵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出位引咎。間有投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止補袞職。下剔奸邪。

遺聞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蓋廷秀仲吉永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六

明者皆俠節士。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甲乙史云。七月二十六日辛亥。仲吉永明並授待詔。

子龍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旣登。來者何衆。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蟒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

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貶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

又疏請用賢。勿二爵人。宜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置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躉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待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疏入。俱不聽。

疏內憲臣疑指劉宗周。而計臣則指江陰張有

譽也。甲乙史云。七月二十五日庚戌。戶部尙書

周堪。廣久不到仕。中旨傅陞吏部侍郎。張有譽

爲戶部尙書。大學士高宏圖以不經會推。繳命

得旨。特用出自朕裁。蓋有譽清慎。爲人所稱。馬

士英借以開傅陞之倖門。爲阮大鍼地也。吏部給事中章正宸封還中旨。力爭不聽。故姜曰廣陳子龍諸君子俱極論之。

姜曰廣論中旨

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儉刻毒。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二十

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統絳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莖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

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塲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隱恨。先帝既悞。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行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狂偏安。武侯之出師南蠻。何倦倦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苟能思維。必能發明。明季南畧。卷之四。三

吳适請憂勤節愛

戶科吳适疏請憂勤節愛。言國耻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部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又況畿南各省。到處旱災。兼之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構釁。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倣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諮時政。親近儒臣。朝期無更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尙茅茨而省工。

作嚴爵賞而重名器。錙銖必恤。俾佐軍興。諸凡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于此。

沈胤培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

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傲。崆峒鮮問道之謨。頰笑或假借于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混淆于市虎。而陰陽消長之關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託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恫。而正明季南畧。卷之四。三。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宮闈始。則選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等書。以知前代興亾之迹。祖宗至治之由。至于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竝宜申飭。

章正宸論銓政

吏科章正宸指陳銓政。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旣懋厥

賞其餘人自請敘則十倍增官輦金不供刻印甯免
瓜果之誚。一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
有薦拔者有徑自奏討者。冢臣所職幾何。一封疆宜
肅。文武共寄封疆。不斬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
廢臣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累起廢
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乎。甲乙史

宋劫疏畧

監軍僉事宋劫上言。臣民苟安江界。恐非所以保江
界。諸臣苟存富貴。恐非所以保富貴也。又言人生止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有此時日。人身止有此精神。古賢惜分陰。運甕舞雞
皆勞筋骨于有用。

祁彪佳請革三弊政

御史祁彪佳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
錦衣衛。高皇帝因有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
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
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
口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卽舉朝盡知其
狂。而法司誰雪其寬。酷慘等干來周。平反從無徐杜。

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尚
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
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警刑章。飛誣多
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憤充塞
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宄奸宄而奸
宄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夫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政。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
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
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
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

袁彭年請革廠衛

八月初七日。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
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
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
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
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邱聚谷大用。

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一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卽厥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厥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奸作僞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上責其狂悖。沾名。降三級。調外。浙江按察司照磨。

陳子龍疏畧

十八日兵科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史可法請行徵辟

史可法請行徵辟之法。以通銓政之窮。疏曰。國家設四藩于江北。非爲江左偏安計也。將欲立定根基。養成氣力。北則爲恢復神京之計。西則爲澄清關陝之圖。一舉而遂歸全盛耳。聖明在上。忠義在人。君父之仇。耻特深。海宇之羣心。競奮在師。武臣無不以滅賊復仇爲念者。乘時大舉。掃蕩可期。特所慮者。兵戈擾攘之中。不復有百姓耳。無百姓何利于有疆土。故此時擇吏不緩。于擇將而救亂。莫先于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庚

今日之謂也。然而今日之守令難言。雖以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冷。無所不用其營避。而兵荒破殘之區。卒舉而授之庸人。此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正自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之缺。使無致嘆于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真才裏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而真從君父起念。誓圖除凶雪耻。垂功名于千載。乃始投袂而相

從請纓而奮起。臣以爲宜倣保舉之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官。果有才胆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起送到京。資以路費。赴臣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陞善地。三年考選。擢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卽聽該科指叅。重行罰治。若有懷才思逞。赴臣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用。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卽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求天恩。破

明李南畧

卷之四

三

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聞逆賊所至。常帶多人。得一州卽設一州官。得一縣卽設一縣官。小人不識順逆。爲所用者恒多。况際國祚重新。賊寇垂盡。則必有桓桓德心之士。輻輳而翼中興。臣拭目望之矣。

千古良法所慮奉行非人。雜之以私。旋舉而旋廢耳。

李清奏國用不支

工科李清言。天下秦晉屬賊。燕代屬清。兗豫已成。

甌脫。閩廣解京。無幾。徽密力殫于安燕。二撫常鎮。用竭于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營建儀器。事事增出。其何支也。

張捷論民心國運

十月十五日。張捷言。先帝未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將吏之心。無一不壞。要皆在廷諸臣之先壞。而種種因之。重賄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以科場爲壟斷。以文字爲糾連。舉貪官汚吏之所漁獵。豪紳悍士之所誑逼。憤帥驕兵之所淫掠。聚毒于民。民心既去。國運隨之。而慘禍及于先帝矣。

按捷疏。甚得當日情景。而立朝後。惟阿黨是徇。毒更甚焉。古人所以致概于目睫也。

吏科奏計典

二十六日庚辰。吏科張某奏。近時位署無常。挨舉疊進。輦金覓穴。營求不止。如往歲之計典。可翻明歲之計。可以不設矣。

吳廷陳曰。講午朝一事。

補遺云十月朔戶科吳适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講宜行請勅定期俾博聞有道之臣朝夕左右稽詢經史虛衷延納更取祖訓大誥諸書時時省覽以爲著鑑一日午朝宜舉俾閣部大臣以及臺垣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卽于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覈功罪以勸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疏入不省

游有倫奏國事淆亂

十一月初二日丙戌御史游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耻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有常人所不忍道者。竇于君父之前。其視皇上何如主乎。臺省中微有糾劾。則指爲比黨。相戒結舌。眞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是時黃耳鼎陸朗朱統鑣疏攻姜日廣徐石麒。劉宗周等各予告去。故有倫奏此。可謂抗疏矣。不知句尤罵得馬好一班小你好。

錢增請濬劉家河

戶科錢增疏請備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

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闈。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元時劉河最深。運艘市舶。走集于此。近口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旱魃。平疇龜折。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何從乞靈海若。然此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嵒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旨該部察議。

出遺
編

史可法奏官多無益

史可法言。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不爲不多矣。敵寇並至。曾何益毫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于城內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刑

應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新征不已。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吳适論雲霧山

己酉二月初六日。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命馳驛去。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卽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訛棍。在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共肆劫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以討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禍蓋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相岐。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篳路崎嶇。封禁旣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疊峯毒蛇猛獸。生育繁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邃深幽奧。迥絕恒區。水不通舟。陸難移。

運縱使輸。再出疇。令神輸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于供億。誰籌正賦。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亾之憂。不便四。與朝舉動。天下仰望。以卜安危。今以無益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傾危四省。垂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營巢穴。居奇召禍。約束無力。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脉。遂釀土木之難。洩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韓贊養子。贊周闡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所匡救。時人以張永目之。馬士英則視爲眼中之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竟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縮兵柄。時事可知矣。适疏出土英遂切恨之。

直言無諱。雖以此忤權相。身輕似葉。而名重如
山矣。

萬元吉疆事疏

大僕少卿萬元吉奏。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
郎。荷蒙簡命。監軍江北。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
不爲皇上陳之。切惟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義貫相資。先皇帝初莅海宇。懲逆黨用事。
劉劄元氣。委任臣王。力行寬大。諸臣徂之。爭竟見之。
元黃畧綢繆之桑土。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明李商畧卷之四

一時宵王。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
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
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甯。國家多故。十餘
年。小人用嚴之勢。彰彰如足。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
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
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搜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
諸臣之孽。每垂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
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傅庭擁兵
關中。識者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

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卽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高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一勝先帝。召對亦會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乃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年來督撫更置，尚視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明季南畧卷之四

卷之四

書

概乎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隘也。臣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鑒。伏祈皇上留神省覽。

禦寇全疏

萬元吉奏曰：賊今被創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秋深，若出漢商，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精怨深，怒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

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陛下于何地。得母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從來戰勝首稱廟堂。若使在廷無公忠共濟之雅斷。未有能立功于外者。伏乞皇上申諭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習。猛勵後圖。母急不可居之功名。母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務萃衆志。以報大仇。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累朝闕典未行疏

萬元吉奏曰。皇上前者恭謁孝陵。徐問懿文園陵所在。親爲展拜。臣隨諸臣後。莫不手額斯舉。實爲三百年來未有盛事也。先臣楊守陳嘗議修建文實錄。有云。國可廢史不可廢。卓哉兩語。可稱要言。不煩宏治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時故號。簡其後裔奉祀。時繫恭獄。以聞于上。敬皇帝詔勿罪。夫誠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往事而示之。以無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隆。不若引景帝故事。還懿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

園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二事並繫大典。伏乞皇上勅下廷臣集議。建文實錄。作何開局纂修。詭文故號祀典。作何釐正。若此舉告成。千秋萬世之下。必傳爲美談。抑臣更有請者。靖難死事諸臣。歷蒙恩詔褒錄。乃謚廕諸典。尙闕有待。美遜國之君。臣何厚愧。此時之節義多虧。良由高皇帝首喪。余闕而斥危素。風勵備至。靖難以後。正氣漸就損削。故釀爲今日。猶猶賣國之徒。屈膝拜僞。覲顏見人也。請將靖難死事諸臣。及升京谷省直。陷城殉節諸臣。勅下有司。細歸採錄。編

明季南畧

卷之四

美

成一事。分別二等。酌予謚廕。廟祀。仍頒行學宮。廣示激勸。庶于晚近。人心補救。匪淺也。

臣疏請卹死節諸臣疏

萬元吉奏曰。臣前護軍四川。追剿猷操。二賊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光捷等。聽臣催督。從蘆州至開縣。爲程凡二千餘里。日夜靡甯。遇賊卽殺。無奈先時故輔不聽臣言。巨梃歸路。致令我兵深入。劉士傑與郭關。猛光捷俱死之。此臣所目擊最悉。百後臣丁艱回籍。猛如虎守南陽。闖賊用大砲攻城。

甚急如虎以計破之傷賊精兵數千人既聞他門失
守如虎始下城猶持短刀斫殺多人至唐府國門望
北拜稱負恩被賊刺刃此臣所訪問最實者如虎等
陣亡數載襄錄未沾伏乞皇上勅下兵部速議旌卹
以風示江北鎮將惟時同臣監軍關內道副使曹心
明調護秦兵備嘗艱險屢奏俘敵竟以積勞盡瘁
州使得半通褒綸榮其身後差令不同腐草耳薊遵
舊督趙光村赴召于突騎之冲受事于破口之後驟
令烏合身先被劄竟與誤國督師駢首西市迄今文
武貴賤莫不拘寬併望皇上下部議復

明委南

卷之四

垂

